

尚书研究要论

◎ 刘起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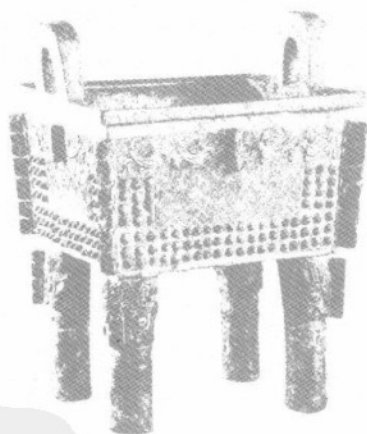


齐鲁书社

新平社

尚书研究要论

◎ 刘起钊 著



刘起钊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研究要论 / 刘起钎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1

ISBN 7-5333-1594-4

I. 尚... II. 刘... III. 尚书—研究

IV.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476 号

尚书研究要论

刘起钎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张 18.875

字 数 542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594-4/K·493

定 价: 45.00 元

简短前言

这部关于《尚书》研究的论文集,是我汇集长期诵读和不断研究《尚书》过程中所撰文章而成,不过尚未尽《尚书》全书,只是汇集已发表或正在安排发表的论文而已。粗粗回头看了一下,除简述《尚书》学历程者外,主要只是谈了《尚书》的周初各篇,虽然很想继续写下去,但因自己年事已高(今年八十有八),纵使能继续写一点,显然已无法完成《尚书》全书各篇的研究工作了。这在自己是沉重怀抱着的遗憾!不过我小有所为者,已费三十余年功力撰著成一百六十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一书,稿交中华书局,已承关怀争取今年出书,但以内容繁重,显然将待明年了。那不是对《尚书》的评析研究,而趋重对《尚书》各篇的注释讲解。总的遗憾是如上面所说的,此项工作尚未尽《尚书》全书。自然规律使年龄即将届九十的我无法全部完成整理《尚书》的宿愿,只能将抱恨终天了!仍然只能像颉刚恩师那样,殷殷期望后起之彦了。

2004年12月12日起钎手书。

补按:《尚书校释译论》已于2005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目 录

简短前言	(1)
《尚书》及其整理研究	(1)
东晋出现伪《古文尚书》	(7)
宋元明疑辨《尚书》及清初推翻伪古文	(31)
甲骨学推进《尚书》研究	(72)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114)
日本早期的《尚书》研究	(131)
日本现代的《尚书》研究	(138)
《尧典》写成时代诸问题	(156)
《禹贡》写成时代诸问题	(174)
《尧典·羲和》章研究	(186)
礼失而求诸野的《尚书》所倡为君之道	(225)
象以典刑解	(243)
陟方乃死解	(250)
经师们纷扰的六宗、三江、九江诸问题	(262)
三危、弱水、黑水考	(278)
云土梦辨讹	(315)
有扈与甘地点及夏族居地与夏文化之起源	(319)
五行原始意义及其分歧蜕变大要	(331)

答《新五行说商榷》——兼论邹衍“五德终始”之说	(358)
说《高宗彤日》	(378)
《洪范》成书时代考(附今译)	(396)
历代的《洪范》学	(425)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	(443)
黑白点子河图洛书	(452)
《牧誓》是一场战争舞蹈作宣誓式的誓词	(459)
牧野之战的年月问题	(475)
《尚书·金縢》校释译论	(498)
《大诰》篇的词汇和语法反映了西周语言特色	(531)
谈《康诰》三篇及其历史意义	(541)
周初“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	(550)
由周初诸《诰》作者论“周公称王”问题	(582)



《尚书》及其整理研究

《尚书》的原义是“上古的史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它所载的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还有流传至周代经过加工的一篇关于夏史的《甘誓》，其余还有三篇则是东周战国时代根据一些往古材料加工编造的虞、夏史事记载。

到春秋战国时期，《尚书》诸篇流传的已不多，因此各学派争相进行搜集和纷纷引用，计先秦文献中共引《书》达三百数十次，所见篇题达五十多，其中传至汉代流行者二十八篇，而有保存于《史记》者三篇，保存于《尚书大传》者一篇。不见于汉代者三十二篇，另单有篇题见称于汉代不见称于先秦者六十余题。^① 当时儒家把所搜集的《书》与搜集的《诗》，编为两本主要读本，会同他们两门课堂外的实习课《礼》、《乐》，合为儒家教学的四项课程。为秦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秦始皇就专烧灭《诗》《书》。秦之时，博士伏生把他传授弟子的一部《尚书》偷藏在屋壁里，到汉初除挟书之令后取出时，断烂了不少，只残存得二十八篇。加上汉武帝时民间献上的一篇伪造的《太誓》，共计二十九篇，立于学官，计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因为是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尚书》三家。从此它便由史书变成儒家“五经”中重要的一经。

从西汉中期起，先后有几次出现了用先秦文体写的本子，称为

^① 详拙著《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

《古文尚书》。刘歆以它出于孔子壁中，多了《逸书》十六篇，便争请把它和《左传》等四部古文经立于学官，没有成功，从此引起了学术史上长期的今古文之争。但在东汉流行的《古文尚书》是杜林所传的漆书古文本二十九篇，非逸十六篇之本。有卫宏作《训旨》，徐巡作《音》，贾逵、马融、卢植、郑玄、王肃等人作注解，只有郑玄注集众家之长，自魏、西晋时获立学官，西晋后仍在北朝流行，直至隋代前。王肃注在魏至西晋时以国戚势力与郑注争雄，亦获立学官，但随西晋倾覆而被黜。其他各家之注亦皆失传。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南朝在东晋初年，由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有称为《孔安国传》的《古文尚书》，把汉代二十八篇析成三十三篇，新自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了二十五篇，以凑成刘向《别录》、桓谭《新论》、郑玄《叙赞》所称《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之数。从此就作为《书经》一直传下来。

隋代统一南北经学，废弃郑玄注本，采用所谓《孔安国传》本。唐代孔颖达为解释经文和“孔氏传”，撰写了《尚书正义》。宋代把“孔氏传”作为注，《尚书正义》作为疏，合刻为《尚书注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这是解说《尚书》的汉学代表作。宋代朱熹学派的蔡沈撰写了《书集传》，明代刻在“《五经大全》”和“监本《五经四书集注》”二大系统的刻本中，清代刻在“御撰《七经》”本和“监本《五经四书》”本中，《七经》本称《书经传说汇纂》，它和明代《书传大全》都是就蔡沈原书加以扩充之本。蔡沈书是解说《尚书》的宋学代表作。

宋代开始有学者对这部《孔传》本《尚书》进行怀疑，递经元、明、清学者的继续疑辩，特别是经阎若璩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这部书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了汉代今文二十八篇，它们是商、周文献的孑遗，成了今天研究古代历史不可少的珍贵史料。

所存的这些珍贵史料，由于在流传中弄得面目全非，我们就不能

简单直接地利用它，必须对它进行“批判地审查”的工作，加以整理研究，然后才有可能把它应用于历史科学的研究。

此项整理研究工作遇到的问题很多，主要是：

（一）文字的艰涩，随之以解说的纷歧

因周初诸诰用的是岐周方言，到战国时，对于以东方语言为基础形成的“普通话”来说，它已是难懂的死文字。传到汉代更难懂，司马迁只把能懂的战国时写成或修改的几篇译载在《史记》里，“殷盘周诰”等篇明明很重要也只一笔带过，今文各家就对它望文生义地提出妄解；古文家又提出不同解释（以汉代语言搞文字训诂，以汉代制度谈器数名物）；再到伪《孔传》，和各家义疏出现，在今、古文基础上提出魏晋至隋唐的一些看法；到宋儒，以他们的理学思想为指导，又提出许多空疏议论。就这样使《尚书》的解释五花八门，而字句也随之遭到不少窜乱。加上古代文字不规范，随便写同音假借（实即错别字）；又因字少，一字数用，不知其确用何义；亦有古人不错的字，转写致错（如“文”字古文误隶定成“宁”），等等。遂使《尚书》文字成了很难攻的一大难关。

（二）竹简的易毁，肇致各种错乱

由商周传至春秋战国，时间太长，竹简易朽，除损失者外，保存下来的至少须经移写数次，每移写一次必有错讹。而彼此转抄，更易纷歧。竹简又易散乱，最易造成脱简、错简、脱字、错字。故战国之世所流传的《尚书》各篇不仅儒墨两家的本子往往不同，即墨子一家三派所传同一篇《尚书》也互有出入。再经秦火及楚汉兵乱，所有劫余更是残破，今文三家亦各自不同。后来刘向、贾逵、刘陶几次以古文校今文，发现各篇脱简、错简、脱字、异文等情况。而今所见《禹贡》、《洪范》、《康诰》、《梓材》、《洛诰》及其他一些篇的错简现象层出不穷，至于诸篇文字之讹乱，指不胜数。汉人开始校过，清人做了不少校的功夫，有待我们进一步系统地做好校勘工作。

以上主要还是属于《尚书》原本的问题，其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三）历代不断的造假

(1) 战国时的伪《虞夏书》，(2) 西汉初期的伪《太誓》，以上两者是今文。(3) 西汉中期的伪“百两篇”和伪《书序》，(4) 汉代各种扑朔迷离来历不明的古文，如壁中书、中秘本、中古文、河间献王本，等等。当时虽不以造假称，而其可靠性一直成问题，只有《史记·儒林列传》载孔氏家藏本，又杜林漆书本较可信。以上两者是古文。(5) 晋代出现称为《孔传》的伪古文，这一古文夺得《尚书》的正统地位，直传到近代。(6) 晚至明代还出现丰坊《古书世学》，伪称秦火前徐福带入日本之本与箕子带入朝鲜之本两种（其中多出《神农政典》篇，又《洪范》多五十二字）。而造假时不仅伪造篇章，还要伪造古字体以表示古。如魏时对汉代古文伪造“科斗文”，晋代伪古文伪造“隶古定”。隶古定又发展成两种：一为奇字较少的“宋齐旧本”，一为全部奇字的“伪中之伪本”。唐代天宝间把它改为今字（楷书）本，又改错了许多字。不幸流传至今的各种版本，就只是这一改错了字的伪古文本了。

（四）封建时代的反动思想统治给《尚书》蒙上种种霾雾

如今文家以汉代的宗教“阴阳五行”说释《尚书》，给其加上种种灵光；古文家以“圣道”尊严说《尚书》，如释“稽古”为“同天”之类；宋代理学家又凭伪古文鼓吹“三圣传授心法”，强调“道统”，把帝统、道统、学统以《尚书》为中心结合起来，等等。

段玉裁把上面许多情况中的一些称为《尚书》所遭的“七厄”，其实远远不止“七厄”。要进行科学的整理，首先需要推陷廓清这些东西。

宋人吴棫开始怀疑伪古文，元吴澄明梅鹗继之，到清初阎若璩确凿判决伪古文之伪，惠栋做了补充。把这一雄踞意识形态顶端宝座上被尊奉了一千几百年的煌煌圣经痛快推翻，真是清代学者一项可佩的科学成就。

清代学者接着突破宋学，上寻汉古文；又接着突破汉古文，上寻汉今文（即所谓“汉学之攘宋”和“西汉之攘东汉”）。他们认为今文

是完美无瑕的，这是到清末为止学者所达到的学术境界。

《尚书》原本的主要问题本在文字及其错乱方面，清代中叶有识者才真正开始从这方面下工夫。注意勤加校勘，又从语言、字形、训诂、语汇、语法等方面进行工作，到今已二百余年。其最著者有：段玉裁，他集合异文异说，据早期字书，解决文字句读问题，分析今古文，把两汉《尚书》作一解剖。王念孙、引之父子以训诂学解决各经问题，对《尚书》有启迪后学，扫清尘雾之功。王引之更从语法角度解决各种语词的困难问题。俞樾、孙诒让二人承王学，从训诂，语法上作创造性的发展，于利用金文材料，孙尤多创获。皮锡瑞把西汉今文《尚书》作一简明的总结性叙述，比段氏又前进了一步，等等。还有戴钧衡、吴汝纶二人从古文义法入手，并受王学启发，注意语法结构，能把难读的周诰大体讲得文从字顺，也有可取处。这些人能广泛利用材料，实际已超越“经学”范围，成为“古籍、史料考辨学”了。又较早的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因其时古器物发现还不太多，许多问题也未提出讨论，故所成就还觉不够，但把书本上资料搜集较全，仍是有用。又较晚的阵乔枏，把西汉今文三家之说搜集得颇完备，也有用。

到了近代，在清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上西方学术影响，又因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熟，新材料的增多，更出现了新成就。其突出者首推王国维，《观堂集林》一书和《观堂学书记》一稿对于《尚书》研究的创获不少；更由其学生杨筠如撰《尚书覈诂》一书，表达了他们师生二人的成就。接着是于省吾《尚书新证》，沿吴大澂所开创的用金文词汇作比较来研究，视吴氏所处金文学萌芽阶段所掌握材料远为丰富，能用双重证据法研究而获得丰收。其他著名学者郭沫若、杨树达和唐兰、徐中舒等用甲骨文金文说《尚书》亦有许多精辟见解。胡厚宣以甲骨学结合古文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尚书》中迄今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如四方风名及鸣雉之说，等等，亦有创见。另有一些自然科学者如竺可桢、刘朝阳，在天文学方面把《尚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上。而现代学术中的土壤、地理、政治经济、民

俗、神话、社会等学科亦有助于提高研究水平。此外《尚书》研究领域中以古文家自守者有章炳麟，他撰《古文尚书拾遗》，发挥文字训诂素养，对新发现的《魏石经》加以钻研，充分用《逸周书》资料与《尚书》互证，充实了《尚书》学内容。所惜自限于古文学门户，致有些陈腐见解。又有一位基本承古文之说的曾运乾，所著《尚书正读》在语法研究上有些可取之处。

顾颉刚先生承清学之后，立足于清季所达到的学术境界之上，继西汉之攘东汉，客观上承担了“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的任务，他自己说还要“拿了战国以前的材料来打破战国之学”。“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也可说是想用了文籍考订学的工具冲进圣道王功的秘密窟里去”^①。以这样的精神来研究《尚书》，他的《古史辨》就是对儒家用《尚书》建立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帝统和道统所发出的有力一击。他想在扫除壅蔽《尚书》的这三个障碍物——道统、伪古文、汉古文之后，进而研析今文二十八篇，考辨清楚其中的真文献、半真文献和假文献，以便还《尚书》本来的史料真面目，为新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做好这一史料的批判审查工作，因此把《尚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1978年10月写本文后半，题《关于尚书的整理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年试刊号；1980年6月写本文前半，为《大百科全书》词条，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9期；1989年4月修订并合为本文，收入《古史续辨》

① 《古史辨》第二册《自序》。

东晋出现伪《古文尚书》

永嘉（307～312）之乱，西晋倾覆，文化遭受一次大的破坏。《经典释文·叙录》云：“永嘉伤乱，众家之书并亡。”是当时统治者手中的文献尽被毁坏，但民间的书当然是毁灭不尽的，仍然会零星分散保存在民间知识分子手中。

到晋元帝跑到南方重新建立起东晋王朝，仍然需要乞灵于儒家思想来作为精神维系，所以又广征经籍，并仍设立博士以传儒学。

在经籍方面关于《尚书》的，有所谓豫章内史梅賾所献孔安国《传》（即注解）的《古文尚书》出现；在立学方面，晋元帝初设博士五人，后增为九人，再增为十一人，最后为十六人，而《尚书》在其中占了二席。现分为下列两项来谈：一、梅賾献所谓“孔氏传”《古文尚书》；二、东晋建置学官及《孔氏传》有关情况。

一、梅賾献所谓“孔氏传”《古文尚书》

当时流传有一种《晋书》的材料，见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下云：

《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氏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

行焉。”时已亡失《舜典》一篇，晋末范宁为解时已不得焉，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而献之。

又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亦云：

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其后传授乃可详焉。

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施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

上项资料叙述了一个《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从这一系统产生出两个结果：一是传至梁柳时，转给他的表兄皇甫谧，拿去采用了许多内容写入所著《帝王世纪》中；一是传至豫章内史梅赜，于前晋时奏上其书，因其内容富备弘雅，获得施行。

这一记载，有下列几个问题：（一）载此事的《晋书》问题；（二）皇甫谧是否采用《孔氏尚书》的问题；（三）豫章内史梅赜问题；（四）这一传授系统本身的问题；（五）这部《尚书》古文经的篇目构成问题。现依次分别探述如下：

（一）载此事的《晋书》问题

关于所引《晋书·皇甫谧传》一段，今《二十四史》中的《晋书》谧传并无此文。过去或以为引臧荣绪《晋书》，或以为引王隐《晋书》，皆出推想。按唐修《晋书》（即今《二十四史》之本）以前，自晋至宋撰《晋书》者达二十三家，传至唐初可考者尚有十九家，^①刘知几《史通》则说有前后晋史十八家。孔颖达撰《正义》时，十余家《晋书》大抵都在，不知其究引其中哪一家，但总之当是其中的一家。

（二）皇甫谧是否采用《孔氏尚书》的问题

该《晋书》谧传说皇甫谧采用了《孔传》古文五十八篇入其所撰《帝王世纪》中一事，实不足据，孔颖达实采用了误说。《后汉书·逸民列传》中《野王二老传》“即桀于鸣条”句下李贤注云：

《帝王纪》曰：“案《孟子》，桀（舜）卒于鸣条，乃在东夷之地。或言陈留平丘今有鸣条亭也。唯孔安国注《尚书》云，鸣

^① 见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

条在安邑西。考三说之验，孔为近之。”

一般即以此为皇甫谧引孔安国《传》之证。^① 近人辑的《帝王世纪》，遂全收此注为《世纪》文。其实这里是李贤并引了《帝王世纪》、或言、孔安国《注》三项资料，然后自己下以论断，显然并不是皇甫谧引了孔安国语。谧只引了《孟子》中“舜卒于鸣条”一句（传刻讹舜为桀，《御览》引此句即不误），然后据以言鸣条属东夷之地，所释与桀无关，只释鸣条所在。李贤则引鸣条所在的三说以注《汉书》，文义显然。把此段全文都看做《世纪》之文是错误的。

又惠栋《古文尚书考》于《五子之歌》篇的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句下云：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案经传曰夏与尧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言禹至太康，与唐虞不易都城也。”案《晋书》谓谧之外弟天水梁柳传古文，谧尝见之，故《五子之歌》，《汤诰》诸篇间载《帝王世纪》中。

又丁晏《尚书余论》云：

《汤誓·序·正义》引皇甫谧云：“《伊训》云：‘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汤诰》曰：‘王归自克夏’。”《泰誓·正义》曰：“皇甫谧作《帝王世纪》：‘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即引此为刳剔孕妇也。”《世纪》又引《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自禹至太康不易都城。”《太平御览·皇王部》引《世纪》：“太甲一名祖甲”。并依《孔传》之文。谧引伪古文如此，则《晋书》谓谧传古文者信也。

两人列举皇甫谧《帝王世纪》引了伪孔下列五篇：(a)《五子之歌》，(b)《汤诰》，(c)《伊训》，(d)《泰誓》，(e)《无逸》之太甲。今依次论之如次：

^① 见马雍《尚书史话》引。

(a)《史记·夏本纪》“太康失国兄弟五人”句下《索隐》：“皇甫谧云：‘号五观也’。”正与《墨子》所引先秦时篇名同，而不称《五子之歌》，与伪孔不同。可知谧引《墨子》而非引伪孔。又伪孔注伪《五子之歌》此句为：“陶唐帝尧氏都冀州，统天下四方。”与二人所引皇甫谧语亦不同。故不能牵强谓谧引伪孔。

(b)《御览》卷八十三载皇甫谧所引汤的诰誓之词，是《国语》、《论语》、《墨子》、《荀子》等所引汤的旱祷誓词，而非伪孔《汤诰》（后为伪《汤诰》袭用）。至所引“王归自克夏”句，陈梦家《尚书通论》指出是谧引述《典宝》、《汤诰》的《书序》，而非引伪孔《汤诰》。

(c)《伊训》句，陈梦家亦指出系据《孟子·万章篇》。其言有据，可从。

(d)“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语，孔颖达误以为谧引《泰誓》，其实自周以来传纣暴虐事甚多，而伪《泰誓》亦无剖比干妻以观其胎之语。陈梦家以为似是《殷本纪》“剖比干观其心”的引申。完全有此可能。

(e)《无逸》中之祖甲为太甲问题。今所见《无逸》以中宗、高宗、祖甲为序，《史记·鲁世家》所载与之同。但汉石经《无逸》顺序与此不同，而是太宗、中宗、高宗。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指出《汉书·韦玄成传》中王舜、刘歆以为：“……于殷，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这三宗次序与汉石经今文同。段以为《史记》是浅人用《古文尚书》改之。马、郑注古文本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①而王肃与郑玄立异，故依刘歆说，释祖甲为太甲。^②这本是《古文尚书》说中郑、王两家早已有的不同说法，且其说渊源于刘歆，初非伪《孔传》始有。皇甫谧即据《古文

① 《鲁世家·集解》引。

② 《无逸》“正义”引。

尚书》说中刘歆、王肃一系之说（陈梦家亦持用王肃说的看法），而非据伪孔说。

由上辨析可知，皇甫谧所引此诸材料，皆与伪孔无关，惠栋、丁晏之说都是不正确的。

按，皇甫谧处于魏、晋之交，当时并没有所谓《孔传》，他自然不可能见到所谓《孔传》。这点朱彝尊《经义考》说得最有力。该书在孔氏安国《尚书传》一书下说：

《正义》又引《晋书》，皇甫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书而笃信之，宜于《帝王世纪》均用其说。乃《孔传》谓尧年十六即位，七十载求禅，试舜三载，自正月上日至尧崩，二十八载尧死，寿一百一十七岁；而《世纪》则云尧年百一十八岁。《孔传》谓舜三十始见试用，历试二年，摄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寿一百二十岁；而《世纪》则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孔传》释“文命”谓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纪》则云足文履己，故云“文命字高密。”《孔传》释“伯禹”，谓禹代鲧为崇伯；而《世纪》则云尧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孔传》释《吕刑》“吕侯”为天子司寇，而《世纪》则云吕侯为相。所述与《孔传》多不同，窃疑士安亦未必真见孔氏古文也。

其后续程廷祚《晚书订疑》沿用朱氏尧年、舜年、文命、伯禹诸条，并补充“《孔传》谓成汤没而太甲立，而《世纪》云汤崩之后有外丙仲壬”一条，因而也论定皇甫谧无见晚书之理。这些论断都是对的。

此外，今所见《晋书·皇甫谧传》中，只载其从姑子梁柳赴官时餞送之事，如果真从他受《古文尚书》，则决不会丢掉这样有意义的关于学术的大事不记，却记生活琐事。因为《晋书》谧传全篇都记谧治学活动，这样有关治学的重要事情如果真有的话是不容不记的。